# 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第二一四一號】

社址：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一）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二）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三）新聞版另議



日本石川達三著　夏衍譯　報告小說　未死的兵　郁風插繪　鹿地亘作序　南方出版社出版・救亡日報館經售　每冊三角五分・歡迎預購


## 犯蘭封敵遭我痛擊
### 開封鄭州間我大軍雲集

（漢口四日電）據外訊，蘭封附近昨有劇烈血戰，但日軍遭遇華軍堅強抵抗，并未有寸土進展，蘭封現尚在華軍手中，華軍某某精銳部隊，已由某地趕赴蘭封增援，并調一部至開封，在拈封營南神崗興隆太平崗一帶加築堅固工事，敵如來犯，決遭痛擊。

（漢口四日電）鄭州電話，前線戰事重心，仍在蘭封與陵杞間陳留一帶，展開血戰，窺敵之意，實欲急奪蘭封，直下開封之勢，但我軍在開封至鄭州，分由訓練有素之新軍及某精銳之某某數師佈置，該方面兵力雄厚，防務鞏固，可保無虞。

（漢口四日電）豫東敵由商邱迴竄寧陵睢縣，戰況極為激烈，我軍予以堅強抵禦，三日晨至晚，竟日激戰，敵死傷極重。

## 晉西我軍續有進展
### 據河津敵已被我包圍

（中央社潼關三日電）（一）東禹門附近神前村雲中寺等處之敵，經我連日襲擊，敵死傷甚多，一日夜竄至河津縣城，四門關閉，憑城頑抗，二日晨我已將該城包圍，殘敵日內即可殲滅。（二）聞侯馬之敵近已增至七千餘，我軍源源開到，一兩日戰況甚為激烈。

（中央社絳縣三日電）稷山經我攻克後，所餘殘敵二百餘名，退據城內頑抗，當被我軍包圍勸降，業于二日被我全數擒獲。

## 蘭封附近戰況猛烈
### 劉黃莊敵向陳留口移動

【本報漢口三日電】軍息，敵軍昨晨起，再度進犯蘭封，並以坦克車掩護猛衝，當經我軍迎頭痛擊。敵受挫後復增援來犯，以密集砲火掩護前進，現蘭封附近戰況異常慘烈。據曲興集三義砦等處之土肥原殘部，仍在我軍圍攻中，該地黃河內，時有被剜心剖腹之婦女屍體漂流水面，下體並有重傷，敵連日進犯葵莊，均被我擊退，劉莊黃莊敵向陳留口移動，杞縣附近，敵以猛烈砲火進犯，戰事甚烈。

## 鹿邑我軍移新陣地

（開封三日電）由亳縣向鹿邑進犯之敵約一師團，於一日向我猛烈壓迫，我軍遂將鹿邑放棄，敵於佔據鹿邑後，繼續向西進犯，我軍向敵作猛烈進襲，該敵不支，受創甚重，大部竄入鹿邑縣城。（中央社）

（開封三日電）由歸德西犯之敵，分四聯隊，其三梯隊步騎約六千，迂趨寧陵，另一梯隊約二千，進抵睢縣，後續由華堤嶺黃窰集西犯，一部竄至杞縣以東地區，杞縣仍在我固守中。（中央社）

## 我游擊隊攻入烟台
### 搗毀敵販毒機關

（漢口三日電）據烟台電訊：華軍游擊隊一千人，五月卅一日夜襲烟台，進攻計劃極為周密。其目標為偽市政府，警察署，及無線電台。烟台偽警在西門與游擊隊發生激戰，游擊隊曾一度迫近城內各處。又據外人方面訊：是夜游擊隊曾攻入城內，將日本之海洛英販毒館搗毀甚多，經敵巡洋艦轟擊後，始行撤退。

## 勝利的堡壘——鄭州
### 戈矛

本報特稿

鄭州南臨嵩山，北枕黃河，腳根穩穩地踏在平漢和隴海兩大鐵路交叉成的一條十字架上，自津浦我軍放棄徐州後，河南將要變為主要戰地的今日，鄭州在軍事交通上已經成為一個唯一重要的樞紐了；——它是關係東西南北交通的一把鑰匙，這把匙鑰是萬萬不能輕易投於敵人的。在華北它是一個管轄南北的重要都市，在河南它是一塊難以割棄的心臟！

當津浦戰事形將轉入更嚴重階段的今，鄭州是這樣地重要，眼看豫東戰事節節吃緊，敵人的腥紅的污血就要濺到它的身邊來了，但它卻仍像睡着一樣，如此寧靜，沉寂，緘默。倘使不明此地真實情況的人，看到這種情景，一定要感嘆：「鄭州，死寂的城市」了！

記者從開封重返鄭州，映入眼前者，仍為一片荒涼慘傷景象！敵機連日轟炸的殘跡，同為一片頹垣殘瓦！大同路以前原是一條最繁盛的街市，但現在卻成了一座冷漠的荒場了。為了躲避敵機的空襲，大街上白天幾乎少有行人，只有守路崗警伶仃地站在那里，真是又冷落，又淒涼！

鄭州各商店鋪戶，白日大門緊閉，多數早停止營業，在一月以前就搬往別處去了。現在此地居民，有錢者多逃往外省，小康者則移住鄉下，只有無錢者仍留居城內，實則亦寥寥無幾。即使開門或有幾家小商店，開門營業，那也需至下午五時以後，直至深夜，事實上也只有這時才會有人出來走動，但顧客卻仍稀少得很！

一般情景是如此，然而，城內畢竟比較活躍一些。鄭州有一座土城，街道住戶如同鄉村，這是敵機轟炸的次數較少，所以比住在車站附近稍為安全些。此地駐軍及救亡團體多住城垣附近冷僻處，在城內外因為居民很少，所以也就很難看到他們有所活動了。

這里的救亡團體，一般地在城市內均無所活動，白天人在家裡多數不敢停留，一睜開眼睛，就要躲到飛機洞裡去，左一次右一次的空襲警報，鬧得終日人心惶惶，可咀咒的敵人，每日總要駕機來此施虐，至少要在一次以上。因此，有許多工作，便無形中宣告停頓了。

這里，有的重要辦事機關和學校，早都搬的搬，遷的遷了，雖然有幾處小學依舊開學，但白天仍不能按時上課，大家終日忙亂在恐懼和不安地狀態中。同樣救亡團體也是如此，有時白天不能在市內進行宣傳工作，但多為到鄉下去做民眾宣傳。一入黑夜，從鄉村歸來的宣傳人員，在燈光下你便可以看見他們默默地，在寫標語，貼壁報，畫漫畫了。『鄭州，夜的都市呵，沒有太陽，人在黑暗中復活了！』——這里蘊藏着滿腔的憤怒，千萬隻鐵的拳頭，正準備着予侵略者以打擊！

「我們更深刻的認識，為了爭取整個中國的不亡，每一個鄭縣的青年，都有守着自己的家鄉，為國家生存的義務。假如我們能夠動員河南三千二百萬堅忍勇悍的民眾，協助政府抗戰到底，那必然的取得最後的勝利！」這是鄭州戰時青年工作團的一聲沉痛地怒吼，一個信賴中華民族永不滅亡的「抗戰必勝」的堅強勇毅地宣告！我們相信河南三千一百萬的人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只要侵略者敢於近前一步，他們定要站立起來，以他自身的力量來武裝自己，給予敵人以無情地打擊！

河南幅員遼闊，沃野千里，數千萬的民眾，各鄉村普遍地都有槍枝，只要對他們稍微加以組織訓練，不成問題的這將是一支有力地抗日武裝。在戰局日趨嚴重的今日，仍無人正式的把他們組織起來，動員起來，這是很值得痛惜的一件事！雖然有少數的救亡工作團體，部分地組織了一些農民自衛團，但人數僅僅在兩千以上，而且這種的動員，組織者缺乏經驗，缺乏專門軍事人材與訓練指導人員，仍顯得的散漫空洞。但我們認為主要地還是當局缺乏統一的計劃與步驟，這里應當注意的是怎樣更廣泛更普遍的動員河南三千二百萬的人民，走上抗日前線，保衛抗戰中心，保衛大河南！

記者所知道的，這里有鄭州戰時青年工作團，婦女會，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等工作團體，以及各駐軍政訓處所屬也有一部分工作人員。最活躍地還算戰時青年工作團，他們是由二百一十七個職業青年組織起來的一個團體。在鄭州他們曾經組織了工人工作隊，市民工作隊，農民工作隊，兒童訓練班等等。他們之中有二十七個團員是鐵路工人，這正表現出知識青年和鐵路工人親密團結的一種非常可喜的現象。

現在，鄭州附近有許多鄉村的農民和都市的市民，保持着迷信的風氣，因為敵機每日的轟炸，他們痛恨日本無可非加，終日焚香唸咒，咀咒敵人。這些青年看看有些人的迷信思想，實難一時破除，就編唱「保國經」，教他們讀，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嗣後有一些老太太，雖午認為讀「保國經」，就可以打走日本。敵機一來，立即焚香唸唸有詞，但事雖滑稽，從這里正以可看出中國廣大的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痛恨來！中國要永遠站立在勝利的喜劇裡，河南正是抗戰勝利的堡壘。倘在沉默的鄭州，怒吼吧！（二十三日，於鄭州。）

## 蒙城敵三路犯鳳台
### 我各線出擊敵受重創

（六安三日電）由蒙城雙澗進犯鳳台之敵，昨晨分三隊前進，第一隊附多量砲兵，沿蒙鳳公路之桑王鎮，楚村鋪，一隊附多量馬匹，由蒙南向順河集羅集，一隊由蒙東南向立倉集，木橋，三路共有敵一萬餘人，在蒙南之陳仙橋，有敵後續部隊二千餘人，其砲兵已在該處附近放哨，敵便衣隊向三義集方面擾亂，同時敵騎數十人竄入鳳台北三十餘里之丁家集，我軍在敵軍正面，已構成堅強之抵抗線，並已向敵出擊，敵各路均受重大挫頓。

## 助紂為虐
### 意轟炸機卅五架　即由日本轉運來華

（本報上海三日專電）敵方於四月間，曾向意國購轟炸機卅五架，已在東京羽田飛機廠裝配完竣，定六日運華應用。

## 晉中我軍活躍
### 同蒲路時被截斷

（西安二日電）晉中各縣我游擊隊，近來甚為活躍，同蒲沿線，時被我截斷，敵防不勝防，狼狽備至。日前陽曲縣屬石嶺關地方，游擊自衛隊探得高村車站駐敵百餘人，附砲門，乘深夜不備，向敵襲擊，該部當逼進高村時，先將車站克復後，始發出信號，同時以手榴彈向敵人住屋擲擊，敵正在夢中，不意我軍從天而降。

## 合肥城北連日激戰
### 大蜀山我敵仍對峙中

（六安三日電）合肥方面敵增加兵七百人，今日與我在城北一帶激戰，雙方均有損失，大蜀山西，我敵仍相峙中，無多變化。

## 敵企圖在和悅洲登陸

（青陽三日電）三日午，江一帶敵艦九艘，自蕪湖沿溝下駛，劉家油坊，和悅洲，掃雷汽艇數隻，載敵兵百餘名，企圖登陸，我守軍抵抗甚力。同時並有敵機三至九架，向我沿江一帶投彈，我無損失。

## 敵炸廣州
### 英提嚴重抗議

（路透社倫敦三日電）首相張伯倫，今日在下院答復關於轟炸廣州問題，稱：政府已訓令駐日大使，對日機非法轟炸平民區一事，向日政府提出抗議。


靳以主編　文叢　純文藝半月刊　第二卷第二號準期出版

網……李若川
黃連地……邵子南
我要那樣離開病房……一文
火（長篇・續）……巴金
阿Q正傳漫畫：阿Q遺像（魯迅作）……豐子愷；阿Q眞跡（魯迅作）……豐子愷
湖州在烽火中……錢君匋
十二列車……鄒荻帆
告日本兵士……方肅
西班牙所見（海L爾曼）……天虹
前夕（長篇・續）……靳以

紀念羅淑女士：關於羅淑……黎烈文　紀念一個友人……巴金　憶羅淑……靳以

零售每冊一角　特價訂定：三個月五毫（港澳八毫）　半年一元（港澳一元半）　全年二元（港澳三元）　郵費免收

第一卷合訂本實價一元四角　內容充實　印數無多　欲購從速

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經售　廣州惠新東街廿號

本報十日合訂本　第十三輯出版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歡迎直接惠購




## 短評　節約運動從上做起

最近從兩個不同的地點，用兩種不同的方式，揭倡着一個同一目的的運動，——這，就是在國難嚴重的今天最切適時弊的「節約運動」。

一個月前，在被叫做孤島的上海最初的發起了節約運動，這是由基督教青年會等社會服務團體聯合提出的，上海淪陷之後，孤島上一時的收容了百餘萬的難民，地狹人稠，百物昂貴，可是在這滿目瘡痍的地方，卻偏偏出現了一種自暴自棄式的奢侈和浪費的風氣，節約運動，是針對着這種病態而發的針砭，他們提出的口號是「多吃苦，少吃糖！」而這種「少吃糖」的號召，客觀上就對在孤島上泛濫着的走私貨糖給了一個很大的打擊。

前幾天，孔院長在武漢對全國民眾發出了同樣的忠告。我想這一定是有感而發的！在目前這樣軍需浩繁，輪川銳減的時候，為着抗戰勝利，民族生存，就是一絲一粟，也該竭力撙節，而作為長期抵抗之準備的，可是國內少數不明大體的人，依舊是揮霍恣肆，過着國難時期所不該有的生活，這種事實的存在，祇要一看漢口法租界一帶的情狀，和廣州前幾個月的「太平空氣」，就可以知道的了，孔院長的這個號召，應該立刻成為一個普遍實踐的運動，多節省一分，就是國家多一分抵抗的力量，這是不該認為奉行故事，演講一次，寫一篇文章就可以算完事的。

我們希望這運動不單停止于「勸告」，而要進一步用有效的方法來強制」。提倡節約，和肅清貪污是不能分開的，難民和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大眾，是不待勸告早已經自動地節約了，目前最不節約的，無疑的是一般貪官污吏，和少數無自覺的中小資產階級，我們在此一方面希望在上者禀承孔院長的意旨，努力清除貪污，防官方，節約運動從上做起，他方面還希望用民眾的力量，來制止一切企圖私人生活舒適逸樂，而浪費國家公帑的蠹虫！（雲）

## 集中文化力量加強抗敵工作
### 文化界大學教授座談會

廣東文化界抗敵後援會，為促進文化界抗敵工作的開展，和文化界更進一步的團結，以及歡迎最近回粵的中大校長鄒魯先生，特於日前邀集各大學校長，大學教授，各文化團體代表，在青年會舉行抗敵座談會。是晚到會的人數一百餘人，出席有中大，嶺南，廣州，國民各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和各文化團體代表，濟濟一堂，這是廣東文化界的聯合。大會推定任啓珊，吳康等三人為主席。即由任啓珊報告文抗會召集抗敵座談會主旨。在大家熱烈的掌聲中，鄒魯先生首先發言，他說「兄弟離開廣東很久，不知道廣東文化界情形，但有人力說文化界是沒有力量，有的說文化界有力量，希特拉曾說過多少的文化宣傳，敵不過幾個炸彈。但我們絕不能忽視文化界在後方的喚起民眾，動員民眾的力量。現在民族國家已到最後關頭，文化界一方面要喚起我國的民眾，同時要喚醒國際的同情。那麼勝利是有把握的。若是待亡國以後，那時我們縱有憤激的情緒，也不能發揮喚起民眾的力量了。所以希望文化界要趕緊努力，要統一意志，各黨各派向着抗戰建國的目標前進。這樣力量可以集中，意志可以統一。希望大家一心一德，共同奮鬥。」第二是吳康教授發言，說：「在抗戰非常時期中，各人要盡各人本身所負的任務，要遵守分工合行的原則，文化界同人，一方面要加強學術的研究，貢獻國家，促進民族進步，同時更應積極加強科學技術的研究，幫助抗戰，因為在此次的抗戰中，我們的科學技術還很落後。另一方面文化界同人要發揮救亡的言論，在要統一全國的意志，向共同方向努力，這是言論界最大的責任。兄弟願隨文化界同人，隨時都本此任務奮鬥」。第三個是尚仲衣教授發言，說將個文化界應站在自己學術崗位上，幫助民族渡過生死關頭。其次要做社會的榜樣。在這兩大任務中的具體工作，促進民族意識的團結，各黨派一致合作消滅敵人，為了要促進民族的團結，文化界本身要團結起來，才能達到民族的團結，同時為了補救過去各戰場民眾動員之不夠，文化界應更進一步幫助政府軍隊動員民眾。」第四個發言者為黃昌穀教授，希望文化界要具有不怕死精神，發揚精神國防。接着由鄭振文教授發言，望政府和最高領袖及領導實現抗戰建國大業。繼由陳輯五教授，黃孝良教授等相繼發言，希望倍養氣力，及注意中華民族的前途。各人相繼發言後，即提議，（一）由大會通電各國文化團體，報告敵機殘酷轟炸廣州情形，要求一致制裁日寇。當推吳康，尚仲衣，姜君辰三人起草。（二）為回答敵人殘酷轟炸，擴大購機百架留粵保衛廣州。（三）各團體推派代表到醫院慰勞被難同胞。（四）籌備紀念「六六」教師節。各提案經過熱烈討論，直至十一時才散會。（達）

## 沙面不是散沙
### 在那兒也有我們的力量

第二期抗戰在最嚴重的今天，我們的最高領袖和政府領導底下，已發動了全國軍隊士兵和各階層的民眾都一致的起來擁護我們的領袖和政府堅持一戰到底的信念，爭取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向來是給人們沒注意到的，也許是忽視着的，認為非打嗎啡針不可的——沙面的洋務職工，（他們雖是沒有職工的組織）可是他們都很明見得祖國已經到了這生與死，存與亡的最後關頭，他們認為除了少數無恥冷血的奸商與漢奸外，每一個有良心的，不願當亡國奴的中華民族子孫，為着爭取民族的生存，他們都跟着時代的怒潮，而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動員起來了！

筆者昨訪舊友丁君，（他是在沙面T S洋行當職的）從談話間得悉他們（T S洋行職工員）曾響應朱彭總副司令的「三・二九」通電，並發起捐購防毒用具藥品的運動。第一天開已捐得款項四十餘元，打算送交救亡日報轉第八路軍購買防毒藥品之用。他們的坦白熱烈，以身作則，真使筆者感奮！隨後他們還希望能以這樣，來影響其他同業的洋務職工，同樣的肩負起，誠如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的第廿五條裡「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進而盡自己的一切貢獻給國家與民族！

我們還希望沙面全體洋務職工：除出力出錢之外，再根據他們特殊的環境，努力作國際宣傳。

日寇在中國施行此等違反國際公法起碼人道精神的暴動，轟炸婦孺和散放毒氣，我們要立刻爭取國際上的同情與物質上的有效幫助。該向一般在沙面裡的維護世界人類，愛好和平的外國人士，給他們不間斷地宣傳，暴露日寇殘酷的罪行，這樣幫助國際宣傳方面盡了很大的力量。

祇有是這樣，才算得是我們已盡的一點任務，才能更廣大的在民族抗日同一戰線裡，捐棄了自己的一切，煉成打不斷的，燒不熔的，鐵般的民族抗日統一陣線。（鮑鋼石）

## 我們再也不能忍耐！
### 獸機又慘炸市中心

我們還能忍耐嗎？我們誠不能再忍耐了。我們要予打擊者以強力的反擊！

敵機已經接連幾天的來瘋狂轟炸了。今日他又屠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市民，毀了我們多少財物！

上午炸了惠愛西路，泰康路，漢民路，教育路，西門口，大塘街，南堤，東橫街，西橫街，海味街，太平沙，天寶大街一帶。下午又來了十多架，轟炸沒有上午那末凶，待警報解除，我們由豐寧路走到惠愛西路，那拐彎的地方也是災區之一。這兒被炸的房屋有二十餘間，地上羅列棺材，大的小的，已經有十多個死屍發掘了，工人還正在繼續的整理那些倒塌得不成樣的一大堆。好慘啊，血肉模糊的死屍！我們要為他們復仇！

正預備去別的災區，但慘厲的汽笛又叫了。市民慌亂的在奔跑，少的扶了老的，母親背了孩子，空氣是緊張凄慘可惡，整整一天的不安定，慌亂，是誰的賜與？我們就讓這多少獸心，整日不安嗎？

我們要向世界人士呼籲，從速制止敵人的獸行。我要們積極的備機，高射砲，避難室！（潮）

歡迎各救亡團體寄短通信

## 敵機暴行下
### 請制止壯丁避難
### 孫夫人致吳主席書

孫夫人頃于近日敵寇狂炸廣州，不僅文化機關，人民廬舍，悉遭炸毀，無辜平民，死傷尤多，日來由省逃難來港之壯丁，為數甚多，認為廣大壯丁避難來港，於國際人士對我之觀感不佳，且亦損減抗戰實力。故昨致書省主席吳鐵城氏，對於制止廣大壯丁紛紛避難來港，有所建議。孫夫人之原信照錄如下：

「鐵城同志大鑒：暴敵侵佔我廈門以後，數日來復到廣州大施轟炸，無戰備之同胞，橫遭空襲，老幼婦孺，血肉橫飛，倖免於死者，亦殘手斷足，全家老少同時殉難者，比比皆是，死傷之慘，莫過於此！不僅文化機關如學校圖書館均受轟炸，即平民廬舍，勞働者之工房，亦被炸為荒墟，暴敵之野蠻獸性，固為世人所髮指，然我廣東人民，如何奮起殺敵，勿再存幸南或可倖免戰禍之心理，立即實現民間戰時動員，似無猶豫之餘地，而事實有出於意外，我不得不為同志告者，日來由省避難來港同胞之擁擠，不待言矣。最令人不可解者，為避難同胞中，並非多數為老弱之婦孺，而為巨量之青年壯丁，亦並非全為家財百萬，毫無民族國家意識之富有者，而為多數家無隔宿之糧之貧苦同胞。日來港市，大街小巷，充滿食宿無地之壯丁難民。際此大敵當前，抗戰動員之政治任務，當為號召與組織全國青年壯丁，或為自衛，或赴前線，而今暴敵進攻華南之計方興，我百粵年青子弟，因不乏執干自衛，效命疆場之輩，而日來壯丁避難來港之擁擠現象實不能不令我驚悚省前此動員之不切實際與欠深入民間。再者，香港為國際人士滙集之處，抗戰以來，彼外邦人士對我之同情與援助，實令我前線將士奮感不置，而今彼等目覩敵機轟炸廣州後，無數壯丁，紛紛避難來港，實為驚訝不置，蓋世界各國，凡遇外侮，全國青年壯丁，莫不奮起為國效命，鮮有聞故國避難他去。故近日無數壯丁由省來港避難之現象，不僅對我華政治動員之觀感有礙，且足以予外邦友人對我之同情心理銳減！慶齡有鑒於此，故不能默然，同志為黨國先進，對上述想有同感。際此敵寇圖窺華南之際，盼我當局從速加緊壯丁動員參戰工作，改善省市防空設備，迅予設立難民收容所，如斯三者同時並進，廣大壯丁避難來港之舉，當可減少，未知同志以為如何？此頌近好，宋慶齡。廿七年六月二日」

## 一個有力的
## 世界語半月刊即將出版

最近政治部第三廳決定採用世界語做國際宣傳工具，出版世界語半月刊，小冊子等。

關於這個半月刊的出版，我們已經組織了一個臨時編輯委員會來負責，並且要求各地世界語同志來完成這一項工作。

臨時編委會係由漢口的葉籟士，應人，企程，傅平，方竟普，周苹，葉君健和廣州的陳原組織而成。

最近編委會開過一次會，決定了如下的編輯計劃：

1,名稱——Cinio Hurlas,加註Unuigo de GH, A LNE, kvdo.

2,方針——站在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的立場，擁護和平，擁護文化，反對侵略。

3,內容——表揚我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揭露敵人暴行，中立國人士及日本維護正義者的言論，闡明我國立場及駁斥敵人言論的文字。有力之報告文學，逸事珍聞，幽默小品，對外人疑問之答覆，分析抗戰局勢之文字，敵國情形，信箱，歌曲，台灣朝鮮的反日情形，國內同志徵求通信的廣告，標語警句，地圖，漫畫，照片，國外利用本刊及小冊子材料之記錄，國內世運報導。

內容須有十分之七可作被採用材料。公式文字（宣言之類）少登，每篇文字最長以八開本一面為限。

4.篇幅——每期八開八面。用十磅字印。5.技術問題——譯名務須統一。多加說明（如說明台兒莊在魯南離徐州××公里）地名一律用郵局式，人名據一般外國報紙所載。（外埠投稿請附原文。）6.決定C Cen同志為總編輯。7,第一期在五月份出版。8.稿酬——每稿略具薄酬。但為了世界語運動的發展，編委會要求，撰稿人捐助百分之二十五為運動費。但不同意的我們也絕不勉強，請在投稿時聲明。9.寄稿——請直接寄至「漢口郵箱七四號」封面寫明「稿件」字樣；本市同志（廣州）也可以寄到「廣州郵箱一一六號陳原收」，封面仍請寫明「稿件」兩字。

希望各地同志不客氣的賜教，並踴躍地寄稿！（原）

# 日本能達到侵華的目的嗎？

E.斯諾講　逸之記

今天諸位如果是來聽我講西北的事情，那是要失望的。因爲自從我離開西北以後，那裏的情形變化得很快，同時我現在也沒有得着什麼特別的消息。我今所要講的是關於日本的事情。正像美國電影明星卓別林一樣，人們看他所演的常是喜劇，而他所担任的則常是一個悲劇的角色。

中日問題，諸位當然是很有研究的，基本的事實，一定知道得很多。但我們爲着便於觀察的起見，不妨先提出一個問題：「日本侵華的目的在那里？」目的是很簡單的：就是要將歐美從遠東排斥出去，使遠東完全受她的控制，並且以控制遠東爲根據而控制世界。當然，這目的不是一步就能達到的，所以她先要佔領滿洲，其次使華北成一種半獨立狀態。在實行這兩步的時候，即使用種種方法破壞中國經濟，工業，使中國不能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對中國極力加以分化。

佔領滿洲，分離華北，更進一步，就是控制西北，以切斷中蘇聯絡；封鎖沿海以控制西太平洋及南太平洋。這樣就可以將歐美的勢力完全從遠東排斥出去，而達到她控制世界的初步目的。

不過，日本雖然是這樣想，但自從中日戰事發生幾個月來的事實，她的理想顯然沒有十二分成功。不但沒有成功，並且已使她失望，成爲她目前的一個嚴重問題。

日本的策略，可以用兩個字來講：就是「時」「空」。換一句話說：時就是戰事不要擴大，時間不要延長——即速戰速決。這是有五個理由的：(一)使她容易控制(二)使中國不能發見她自己的抗戰力量。(三)使消耗不要過大，保持其力量以防其他強敵。(四)使國內政治經濟不起變化，免遭革命危險。(五)使她在佔領地區能從事開發生產，免致成爲她的負担。

在日本意料中以爲戰爭是幾個月就可以結束的，現在則已繼續了十個月，她原想戰爭不要擴大，現在則已經擴到她的意料之外。目前的形勢，顯然已使她不能控制，而中國亦已經發見了自己的抗戰力量。戰事再延長下去，以下的三點，將使她遇到更大的困難，眼見得「太陽」不但不能因中日戰爭而升起，恐怕還要因此沉落。

日本的錯誤是在那裏呢？主要的是軍事與政治不能配合。幾個月來軍事的成績本不能算壞，但政治上對中國的軍事力量估計得太低。在她的意料中：以爲戰事一開，華北的幾個軍事首領，如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都是要投降的表現，則未能如所意料。其次對上海南京等處的燒殺淫擄，使中國本來要求妥協的人都害怕了。這班人就是資本家，財閥，工業巨頭。他們本來都是不願打仗的，打也不願意延遠。因爲日本將他們的基礎摧毀了，現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班抗戰情緒很高，主張抗戰到底的青年。中國軍事與政治的力量，使中國戰事一起中國內部馬上增加不少。日本更以爲現在中國會分裂的，但事實上了犧牲的精神，全國團結一致。

還有，日本對中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矛盾也估計得太不正確。在戰事未發生以前，在許多中國實業家，金融家，至於教育家——知識份子，都以爲中國可以同日本講求和平的。但因爲日本的焚燒工廠，摧殘教育文化機關，使他們覺得要同日本妥協已不可能。如果日本保留了他們，則和平妥協是隨時都有可能的。又日本如果只專打華北，則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抗戰情緒不會這麼高；日本如果不轟炸華南，則廣東方面也未見有目前這樣的激烈。因爲日本的行動已使華中華南感到了切膚之痛。日本想使中國分裂，事實則適促成了中國的統一。

日本本想以中國作爲她的殖民地，但是她卻沒有找到一個足供控制的樞紐，過去南京政府的，本來是可以同日本妥協的，而日本卻要將它摧毀。因此，戰爭結果縱然是日本勝利，也將無法將中國當作殖民地加以控制。在日本的心目中，以爲國共合作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照現在的客觀形勢看來，國共合作，不但是不會分裂，戰爭再打下去，則其團結一定是更加堅固的。

日本還有一個錯誤，就是對中國農民的鬥爭力量估計得太低。他以爲中國農民只能從事於一種無組織的暴動，而現在所表示的則不知比其所估計的要高多少。目前各地所發動的游擊隊，多半就是農民担任的。至於民衆的抗戰精神，日本以爲只要一打，就會消沉的。但當我在戰事發生不久的時候與一位中國青年共產黨員到山東去，我問他：『在中日戰爭結束以後你將怎麼樣？』他的回答是：『戰爭結束的時候恐怕我已不在這世界上了。』這種精神是日本怎樣也沒有能料到的。（明日續完）

## 日本嚴厲取締反戰思想

（東京朝日新聞，四月二十二日在憲兵隊隊長集會上，鹽野法相與檢事總長泉二氏均有關於反戰思想之嚴重訓示，其訓辭大意如下：

鹽野法相謂：自中日戰事發生以來，政府對於關於軍事上之謠言蜚語，在全國範圍內厲行取締，直至今日，尚未能收根絕之效。有時戰地通信，退伍者之談話，均成爲謠言蜚語之來源。關於這一點，仍希望能更進一步嚴厲取締，努力確保國內之治安。

檢長總長謂：在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時候，最可怕者爲國民相互之間發生磨擦。因此，各種有妨害國民精神之非法運動，固須嚴加取締。即在合法的偽裝之下之此類運動，亦必須加以撲滅。尤其在現時局下，一切反戰運動，均有予以斷然糾正與彈壓之必要。

本報招請各地經售人

本報爲擴大宣傳，增加抗敵力量及應內地要求，招請外埠經售人，凡各地讀者，書店或派報所，願經售推銷本報者，請來信向本報營業部接洽。

救亡日報營業部謹啓

靈芝藥房　十靈丹　★止瘧退熱　★消滯去濕

靈芝補丸　男服生精・女服調經・夫妻同服・一定添丁

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　請即服

總行廣州太平南路▲分行香港荷里活道▲各處均有代賣

## 關於實施戰時教育

饒貞恆

在此抗戰期中，我們所望着政府當局一切的措置，都是要適應着目前的抗戰環境，將國人的生活緊張起來。尤其是教育一項，是更須注意及之的，我們應切實將教育部的戰時教育計劃切實施行起來。不要再照十數年來的舊制度了。

作者是個中學生，而是一個鄉下的中學生。我是站在受教育者立場上說點話：實施戰時教育，的確是我們目前的一種迫切要求，事實是這樣：——現在的抗戰，就是決定整個國家民族存亡的。我們全民應該合力起來挽救垂危，那麼我們受教育的人，事實還允許我們再一如平時一般地讀死書般的沉寂嗎？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處在後方，當然是要做點後方工作的；如積極軍事訓練，加強本身之組織，同時教授些防空，防毒的戰時理化，並且應盡量利用課餘時間，出外到農村去，做些宣傳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作者的敝校是處在閩粵交通孔道的一座古城裡。裡面聚着四五百個熱血正在沸騰着的青年男女，這里是過去領導全縣救亡工作的機關，——或許現在仍是，我們在賢明的學校當局領導之下，也曾做了不少次的工作。每星期六天，除上課外，就是禮拜天都是無閒空，要落鄉宣傳啦！募款購機啦！但老實說在我們全校四五百人中，在每次工作時，能實地工作的人有多少呢？這不外僅僅是一部分們的所謂高才生也者而已。所以成效便不見得怎樣的大。這並不是我自己不做，實在是學校當局不大有注意到這點的緣故。所以便有很多的同學向外擠了，向校外的救亡團體。學校知了時便又要說：「公立學校的學生，參加校外團體是要考慮一下的準與不準。」弄得我們又有點失望。這兒順帶告訴諸位讀者一個事情。——有本校同學六七人（其實不止六七人）是校外宣……劇團的團員。該團工作素來頗爲積極，於某晚召集全體團員試演，該團員本校同學六七人被學校當局各記小過一次以其等爲『擅自外出』論罪，事後在外人以及本校多數同學皆譁然認爲這種舉動根本就是壓迫救亡工作者。但在作者的意見並不是壓迫，因爲是執行校規的緣故。但否認我的意思，我也無容加辯了。以後我們只有希望學校當局，給學生們一種諒解，盡力去幹救亡工作，以符合政府戰時教育的宗旨，便利抗敵工作之進行。

## 本報代收響應朱彭兩總指揮通電捐助第八路軍防毒用具捐款名單

增城雅瑤小學小先生聯合會經募捐款：

聯合會捐毫金二元八毫零十一仙　與愛國捐毫券一元正　與沛校捐毫券一元正　與碧倫捐毫券六毫正　與玉蟬捐毫券四毫零一仙　以上共捐毫券五元八毫零十二仙

又代收濟梓鄉教育界抗敵同志會捐助戰時兒童保育院國幣陸元正

廣州沙面捷成洋行華員經募：源龍章五元　黃饒泉五元　何漢記三元　何子卿式元　譚錫鴻式元　譚錫能式元　源佩東式元　陳鏞甫式元　何汝標壹元　源錦壹元　源劍壹元　黃瑞發壹元　姚麟壹元　黃偉星若壹元　陳錦棠壹元　源消防壹元　黃樂彭壹元　黃偉民壹元　張偉光壹元　周德昭壹元　廖錫臣壹元　郭榮光壹元　源永昌壹元　源炳發壹元　黃炳文壹元　姚綽裕壹元　李健民壹元　葉偉卿壹元　陳哲民壹元　陳星甫式元　以上共捐港毫券肆拾陸元正

廣東吉利關先生經募毫洋一元一毫正

台山白沙區西村井塘里大成初級小學員生大衆合捐毫券二元四毫正

烽社話劇團第二次經募毫洋七元一毫四分正

開平裏村仲和學校全體員生經募國幣七元五角正

池樹先生經募：林岳生一元　杜海一元　鍾四一元　區傑七毫二　黃敬一元　黃基五毫　周鑑七毫二　麥常五毫四　劉明五毫　黃俠五毫　岑滔五毫　劉海五毫　黃特五毫　高律五毫　羅平五毫　李恩一元　倪鏡冰式員　謝汝鍼式員　李佩壹員　陳之翼壹員　池樹式員　梁英五毫　鄭倫五毫　以上共捐毫券拾玖圓玖毫捌分正

## 安南通訊　海·外·鱗·爪

王海平

我抑制着內心的悲哀，一逕兒跑到海外。海外，海外，這邊有着無限思懷邦國的僑胞，正等着祖國有人來。將祖國抗戰的原委宣傳，將救亡工作在這方面施張。我爲着負了一個嚴正的命令，特以誠心，到這方幹下了一場。

筆者，爲着負了救亡團體所詔的使命：到海外做工作，離國至今，轉瞬已四個多月了，在這四月餘，慶幸也可以盡了本能推行做了一大些工作。在海外做救亡工作，不能比祖國這般的自作自爲的，常常是會受殖民地政府的干涉與阻撓，所以幹起事來，須要折衷，技巧才行的。筆者現逗留在安南海防的，現在就先作這方面救亡工作的一個報導。安南海防，是一個安南北圻的交通口岸，（安南南圻交通口岸是西貢堤岸）又是一個發展中法運輸關係的地方。這裏的華僑，對於祖國抗戰資源的援助，也很盡了大着力。爲施展資源的大量來源，除了極力認購公債外，還辦了一個節食會。

這地的中國國民黨直屬支部與學社，在華商會館內，附設辦了一個民衆壁報，交一班華僑青年負責辦的。壁報內容抗戰文書是各佔一半，很能收提發與鼓動的效力。祖國抗戰電訊消息，就每早用紙謄錄貼出。離祖國萬里的僑胞，能即日知到消息，這可算是一個有深重意義的工作。該社爲提發僑胞對祖國抗戰知能，最近又特設一流通抗戰圖書社，現在正分頭進行募集抗戰書報，充實容量，這也可就又放下了一個鼓動的火種了。

抗戰畫展，該社也已發動籌備着。筆者，爲事忙，現在祇能寫出該地這樣一個短的報導，待得閒暇，當再寫個詳細。

## 揭陽的救亡動態

陳德鏡

揭陽——她是扼省道南路的要衝，有着『海濱鄒魯』的老招牌，同時又因靠近潮汕，所以特別能維持她的文化水平。當敵人瘋狂的侵我，首先：揭陽的人們，沒有所覺的酣睡着，這其間雖然有幾位前進的青年，很辛苦的在苦幹着，可是人們卻若無其事的全不理會。是的：幾個年輕的小子，值得注意嗎？可是不然，自經去年，「八一三」敵機光顧後，淡淡的幾顆炸彈，卻給揭陽一個劃時代的轉變，炸彈的力量，驚醒了酣睡的人們。現在除了一批冷血的人，還在紅燈綠酒之上大喝其酒，大打其牌之外，其餘的都默默的記住了「八一三」敵人所給予的血賬，在做其報復的工作！

現在，把揭陽的救亡團體，和工作的情形，來大略的報告及檢討一下：

揭陽最先組織的是揭陽青抗會，後來奉令改爲青救同志會，一說將隸縣後援會。但現在還未實現，這會在初期，可說有相當的收獲。會員大都是青年學生，成立後不久就受軍事訓練，他們都很能吃苦。在未清晨以前，他們幾十個男女，已在廣場上「一，二，三，」了！操了二個鐘頭，有職業的就趕去做他的責務，沒有的就回去做各種工作了！

他們工作的情形就是演劇，講演，繪街頭漫畫，講民族英雄故事，到城隍或戲園地方或市鎮去讀報。成績最好的一次，是在公共運動場公演「烙痕」和「行情苦」爲最感動觀衆。至每次在各地公演，都有相當的成功。他們苦幹的精神，有多少受了汕頭青抗會隨軍隊和中大戰時服務團的影響。有幾個鄉村的會員，因爲自己在城里不能解決生活問題，所以在家里帶些蕃薯到城里來，吃着蕃薯過日的做救亡工作！

其次：青救會在努力工作的過程中，不能避免的有很多的缺點，現在說出來，藉作檢討：(一)在廣泛的會員中，當然份子很複雜，其中布爾喬亞式的公子哥兒亦很多。對于布爾喬亞陣線的能加入工作，是怎樣值得的歡喜的事呢？但一部份前進的會員，卻忽略了這些，不能使他們從安適的生活進至苦幹的生活，他們似乎是個傍觀者，所以沒興趣的歡喜了他們當前地位的任務。（二）全會的志意不統一，一方面是每個會員的領袖慾太高，不能虛心接受別人的獻議。一方面是由於每個會員對於抗戰救亡理論的書本看得太少，陷于自私的圈門主義，沒有真正的理論，去指導實踐。所以常有裂痕衝突的表現。這是亟應糾正的。(三)不能深入民間，隨便到過一二次近城的鄉村，他們實在忽略了農村的大衆，下鄉的工作，實在做得太少。

除了青救會以外，更有簡易師範學校的蘭師劇團，團裡都是一班熱血的學生，他們除了上下課以外，有點空就是演劇宣傳。在公共運動場的幾次公演中，已給了觀衆深刻的印象。在上演，『沒有祖國的孫子』和『血洗蘆溝橋』的時候，台下的觀衆，沒有下淚的，不到幾個人。由此可知揭陽的人們，已不在過他們平凡的生活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最能實際工作的，就是各區鄉的青抗分會，和各地的青年自動起來組織的救亡團體。他們都是一班極有認識的青年，日間爲了自己生活的鞭策，不得不去幹他們討生活的責任。晚間就集合起來，到每個鄉村的『閱館』『樂間』或灰埕上，講時事，講國恥，教他們唱歌，教他們認識問題和討論問題，使殘酷的現實，深深地印上每個農民大衆的心坎上去。現在：不論在田頭園角，都可聽到高舉嗓子的農民，唱着悲壯的救亡歌曲。抗敵的情緒，散佈了每個角落了。

## 從開封到蘭封

姚潛修

——隨軍雜記之一

到了開封，因爲軍事多和敵機的轟炸車站，住下五六天沒有走得成。正在焦慮着，我們的身經百戰勞苦聞名曳眼的專軍到了。我馬上去找師長和政訓處長。在××旅社，會到了師長彭××將軍，他是常看我們報的，很願意我和他們同走。但是叫我不要多帶行李。回到太平洋飯店，檢點一下所帶的東西，把可以不用，留下交給上海馮兄。

彭師長本來告訴我於第二天八點半到他那邊的，那日次早天剛亮，警報就叫出來了。我很躭心又走不成，禱念了警報，即到了彭師長那里警報又來哉！

見了彭師長，他叫勤務兵買點饅頭來吃，當早飯。饅頭冷硬，又沒有小菜，我是過慣了的，吃下兩個不覺得怎樣，但看他們卻是吃得很辛苦的。可是彭師長吃了一個又是一個，並不在乎。倒很稱心。他的機工，顯然他們有點難嚥的樣子。

警報接連三次，把出發的時間延遲了幾點鐘。終於，午刻過些，我們動身了。坐的是由建設廳借來的一輛公共汽車，路高低不平，沿途我們都在顛簸着。路上，看見兩旁麥田里或樹叢下面，有許多男女老少在躲敵機。而沿路所見的準備和防禦，益覺前線戰事的緊張。

到了蘭封，車站在午前又被敵機投過彈，除了路工從事修理的之外，站上並無其他負責的人。開車的時間，也沒有定。我因此談到蘭封街市看看：但見市面房屋被敵破不堪，住戶和生意人多把門關起，到了下午五點多鐘，你想找一家飯館，可真不容易。據說平常蘭封的市面本不好，自從敵機投過兩次炸彈，能搬走的都已搬走，留下的都是窮人，賣賤的做小生意的，都等到下午五點之後才開始。但十字街口還看見一張號報，雖僅僅幾條戰事報導，然而也很覺得可貴。

回到站上，大隊隊伍到了。路軌也已修好了一條，並且從東向西的來車很好地通過了。我在條路工友手中，得到五六寸長一寸多寬的一塊炸彈片，那是炸到站台米堆上的。

正在站台閒眺着，師長來了。他對我說：剛才捉住兩個漢奸，小的身上有一個大鏡子，他們是躺在路軌邊旁麥田里被發覺了的。

等車，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夜已深了。車頭拖着列車入站了。上了車，我很覺疲倦，學着一個別人顛爲有趣的辦法，爬到放行李的那個格欄上睡下。一躺下便睡着了。也不知有多少時候，被吵着下車到了商邱。師長叫勤務兵替我拿行李，另一位政訓處朋友替我提臉盆，我肩着皮箱，走了好幾里路的沙灘，到了一個小村莊停下。叫開了門，師長拿一把樹枝子向牆根一放，躺下了先自睡去。周秘書把屋門卸下一扇來，也連衣躺下。我看見這個情形，不好意思再打開行李，便在門過道當着門就地舖下樹枝子睡了。可是，入夢之後，又被凍醒。剛一坐起，就聽到周秘書的話聲：『好冷！睡不着。』師長也在轉側着，似乎也因爲冷的關係。我於是把行李打開：被，給師長；蚊帳和雨衣給周秘書；我自己留下被單和打行李用的毯子。——棉子棉絮，臨出發時，丟在開封了。

我們就這樣睡到天亮。——雖然還覺得冷。

## 托馬斯·曼在美國

——譯自日本雜誌LE SERPENT五月號

被故國放逐的德意志作家托馬斯·曼氏，爲要在美國十四個都市舉行講演，偕着他底夫人，二月廿一日來到紐育了。他是不管希特拉最近對奧政府的成功，但總堅持着德謨克拉西會得最後勝利的信念的，他這樣說道：

「我不放棄這信念的，尤其不放棄美國自由與人道的觀念，反之，却要盡全力擁護它。法西主義把我從祖國放逐出來，企圖將全歐置在其支配之下，但我以爲美國是對抗這種勢力的偉大而重要的防堤。」

◇

托馬斯·曼底訪問美國，這是第四次，這次是要到西部的加里波尼亞旅行去。這位說「知道中西部和西部的美國與美國人這件事，在我是感着非常歡喜的」的德意志作家，在與記者會見的時候這樣說了：「我今日再度作爲訪問者，訪問美國，假如歐洲狀態難以忍受的日子來的話，我將在美國住下去，想作工作。在歐洲，對於我底思想的共感，越益稀薄起來，但在這里美國，對自由的德國底文化精神生活和人道的觀念，一般的空氣，都表示着友愛和同情」。

◇

「法西主義，是我們時代的產兒，但另一方，民主主義，却永遠是人間的。並且就在這點上，存在着民主主義底青春底可能性，比法西主義一時的青春，更是強有力的理由。」

◇

托馬斯·曼底講演底主題，是「未來的民主主義底勝利」，此外，豫定關於文學上底問題也要演講。

他不滿艾登英外交官底辭職與英國底德意志會談，他說這事實，是暴露民主主義對法西主義讓步的弱點。

托馬斯·曼，二月廿五日，答應出版他底選集，在耶魯大學舉行講演，芝加哥，紐育，華盛頓等的講演旅行完了之後，擬到加里波尼亞暫時停留，繼續寫現在在創作中的以哥德底生涯的事件爲主題的「在威穆的綠蒂」。

托馬斯·曼底女兒愛里加·曼·奧丁女士，是英國詩人W·H·奧丁(Auden)底夫人，順在此附記。(林)

## 文化人消息

李長之，在雲南大學任課，最近在「宇宙風」六十七期「南遷紀念特大號」上，發表「昆明雜記」，內容只是雜記而已，可引起了極大的風波（實不風之波也），有如易君左之于揚州，陳衡哲之于四川。雲南朝野震怒；雲南大學校長立下手諭，囑李長之立即自動辭職。下文還有一句，是「着即離滇」。李長之是山東人，不知是請他還山東領導游擊隊，還是請他還山東當漢奸。

原在上海光夏中學執教的周樂山，榮任「文化漢奸」已證實，他是在僞社會局中。周樂山，身體粗肥，頗有「福」相。他是上海法租界八仙橋鹹肉莊的老主顧；不但是老主顧，而且是領導人。他替某書局的經理和編輯，就是由他領導了的。他替廣益書局編過一種叢書，專事倫扣稿費，好好先生趙深便是被倫扣者之一。

茅盾等曾致函周作人，現在周作人的回信已寄到廣州。據說，他的參加那個會，是被騙去的，他發表的談話也完全與日本報紙上發表完全不同。我們希望周作人回信中的話是眞實的；但是，我們更希望周作人以南來參加救亡工作的事實來證明。（希哲於五月卅一日香港）

## 無淚的紀念

——悼潮兒的死——

饒高平

十一點半從蒼茫慘苦的夜色中回到了住所，開門的不再是平日的春（我的妻），而是內房的幽，她劈頭一句就是：「你的男孩子死了，你的老婆在哭着」，「啊！」這就是我心裡的反應，沒有話說，推開房門，春面向着壁躺在床上，我放下了從「救亡日報」拿回來的報紙，沉痛而鎮定地走到床沿，撫了一下春的身體。她滿頰是淚，我裝着不知道說：「哭什麼？」於是，她又悲痛地放聲哭了！奇怪，在這時候，我只覺得，頭有一點昏，我沒有眼淚，我說：「哭什麼，死了就算了！」我立即回到書枱前！

枱子上，春翻出的孩子的照相兩張，是去年在香港出世後三十六天攝起的。家裡的一封信，以及春在悲痛中，寫給我的紀念「孩子的死」的一封信。

看了家裡的信，知道孩子海潮是在五月廿一日離開人世的。回想頭一個孩子不夠半年在家裡給庸醫磨折了，這一個孩子也還差三天才夠半歲又給庸醫磨折了。這引起我對庸醫的無窮的痛恨！

春的信我也看下去了，因爲在信頭註明着一定要我看下去，她最後的幾句話可引起了我很大的感想，她說：

「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我總想殺人，恨不得立即就殺人！不，我們投軍去吧！到前方去拿起我們的武器殺矮奴去，它害死了我們心愛的寶寶，世界與我無可留戀，給與我的只有無窮的刺激！……」

是的！孩子在港的二個月中，沒有病，決定送孩子回家去上「死路」，是爲了自己要離開香港，要投身到反日大怒潮的旋渦中——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爲了在工作上不會妨碍我們倆，也完全有必要把他送回家裡去，家中有母親料理總要妥當些，春送回去後住了十天，「工作」把她很快的拉回廣州來，她離家時，孩子正有點病，但並不緊要，後來家中的來信，孩子很好。

我曾經有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第一，他將來必然是一個建國的後備軍，（因爲那時候抗日已經勝利了）第二，縱使我一旦在戰鬥中犧牲了，他可以安慰我的母親，一個艱苦奮鬥了一生而失掉了父親的依靠的孤苦的母親。

然而，現在我的希望落了空，落在水裡沉沒下去了！留下的一張照相，一個極可親愛的影子，這正如一個美麗的水的波紋一樣，在我的腦子裡，曾經是現實的，而又是空虛的。

爲了紀念我的孩子，我寫這篇對抗戰並沒有意義的文章，但是，正如春一樣的意見，孩子的死，固然由於庸醫的手，却是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刀，是這一個惡魔假了庸醫的手殺死了我的孩子吧了。因此，孩子的死，更增加了我對日本軍閥的痛恨，再聯想到連日被敵機屠殺的許多平民，許多孩子，我的痛恨是無以復加了！

我應當在這裡告訴我的母親，我的朋友，以及我的不可想像的小靈魂！我始終沒有滴下一滴眼淚，這一個印象，對於我，正是在人生的路途上，然跌了一交，然而，我立即站起來，依然向抗日的大道上前進！更積極！更堅決！並希望我的春向我這個堅強的精神學習！不要難過，不要哭！

## 中篇連載　搜查（廿六）

提延

『搜查』軍曹嚷着。

『不要胡亂跑動。』少尉說着。

一切的軍兵，有的祇穿一件內衣，有的剛在解腳綁，有的捧衣服。

『各人的衣服，用具都自已拿着。』

中尉，少尉，軍曹，伍長，把軍兵趕在一間，自己中間站着，一個個從頭至腳，從領子到腳綁仔細的摸摸。一個又一個的走過。

『這是什麼，馬鹿！』軍曹手裡的捧在一個軍兵背上用力一擊，『虎』的响，繼着『拍』的一聲。

『爲什麼不報告！』少尉問。

這是一個二等兵，

『我……路上拾到的……』……

軍曹不待他解釋又是一拳，到鼻樑上，軍曹把他的手一拉，特別的安置在一個地方，叫兩個執手槍的守着他。

緊張的空氣包圍了他們，恐怖彌滿了兵舍。

佐佐木的臉孔着白了，然而，他想到身上的東西已經沒有了，便放心。但還是，樺樺地跳。接着，還有六個人被搜到，搜查完結後，被少尉帶走了。

佐佐木受了檢查之後，腦根麻痺一般，心上下的跳，臉色愴惶，他努力鎮靜，他私自慶幸，要不然，這一場遭遇，是臨到他頭上來。他沉默着私自思索，冷靜的眼睛，偶爾射到別一個戰友的臉上時，立刻有好多同他一樣的表情，現露他面前。

丹羽也發呆似的，眺望着窗外的遠處，不，他不外是要在窗外遠處來沉靜他那跳動的心，而長門，頭俯得低低的。

『不得了，只是看，有什麼了不得呢？』漏出牢騷似的說。他隔壁一個也應和着『是』。

第二天的早晨——禮拜六——一個勤務兵叫着名字，他們以爲將有些什麼事體發生，可是，不是，是一件意外令人可喜的消息。這個消息代替了昨夜恐怖。

『信！』勤務兵一連的叫幾聲『信』而且似乎微笑着，他深深的曉得『信』是能帶給他們一些快樂。而且，這最近一個多月，誰都沒有接到信過。……

這是第二次的來信。

沉默的臉上，愴惶的臉上，露着微笑，信，驅逐了昨夜的恐怖『在』和『我的』的應聲，急速的跑步，靴擠出水來的聲音，好像蒸熱的鍋口，滴下冷水一般作响。欣喜，時常使他們的手腳東碰西碰的擊着用具。沉靜的混動，好多的腦殼，都往手拿的紙上看。(未完)